

文学

絮语

第三卷



——一个编辑理想的艺术追求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

絮语

——一个编辑眼里的艺术是非

（增订本）

易征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310

文学絮语

——一个编辑眼里的艺术是非

(增订本)

易 征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125印张 2插页 237,000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2版 198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25,001—31,600册

书号 10111·1290 定价 2.20元

“絮语”引来的絮语

（再版代序）

岑 桑

易征的《文学絮语》要再版了。

《文学絮语》的初版本，我是浏览过的。在同类书籍中，它的印数不少，而且很快就销售一空。可见它是颇受欢迎的。现在再版，补进一些新作，显得更觉丰富多采。我将全书百篇逐一读过之后，生出这样的预感：三五年后，《文学絮语》还将会再版。它无疑会成为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良朋益友的。即便是几十岁的人读了，也会从中得到不少启迪，因为它的内涵广博，既是文学随笔、美学随笔，又是知识小品、哲理小品。“絮语”百篇虽无一不与文学有关，但所涉及的话题和道理，却是远远超乎文学这个范畴的。有的篇章，本身就是多元的综合体，既谈文学、美学，又介绍知识，侃谈

哲理。

置于卷首的《唐冠螺的启迪》，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作者从自己得到一个硕大罕见的唐冠螺说起，谈到自己早年在河堤散步，随手捡拾到一大堆无光无色的小贝壳，敝帚自珍，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后来在一个海岛的岸边拾到一些五光十色的彩贝，往后又得到一枚斑斓夺目，闪闪发光的虎斑贝，更是珍同拱璧；及至看见那来自深海的足有两公斤重的唐冠螺，方知海洋深处，才是真正的瑰宝之所在。……作者于是感叹道：河堤边的小贝壳，“人人可拾，有何稀罕？”至于要捡到彩贝、虎斑贝，那就得到大海之滨，“脱鞋下水”了。而只有“在生活的大洋极深处拾贝，那才是英雄干的事业！”这岂止形象地道出了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已，它给读者以多少引伸和联想的余地啊！这哲理虽属显浅，却是放之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而皆准的。

《唐冠螺的启迪》，很自然地使我想到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后者虽说是游记，其实却是一篇寓意甚明的哲理小品。作者叙说自己游褒禅山，进入石洞，“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于是为之感叹：“夫夷以近（平而且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豁然悟的感叹，也就是《唐冠螺的启迪》的作者的感叹了。二者的思绪、情怀，以至哲理的憬悟，是相通的。

我并无意将这两篇相距千年的文章相提并论，但两文的作者以各自不同的生动见闻，作为比喻，言明生活中的某些

规律，其手法和归结，何其相似！在文学领域里，尤其是在散文园地里，这种殊途同归的例子，是要多少有多少的。说理性的散文所显示出来的道理往往只不过是一些并不新鲜的小道理，甚至往往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但是，由于它是由作者以自己经过精心筛选的生活素材为血肉，从特殊的角度，用自己的心思，形象地、生动地、集中地加以表现时，这就往往使旧道理被赋予了新鲜感，象是在原来的图纹上用重彩再描摹一次那样，在读者心中加深了对于那个道理的印象和理解。我以为，对于这一类文章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任务了。许多道理都是已由前人说过，或者是已为众人所通晓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厌其烦地继续加以强调，仍旧不失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迂回曲折地达到目的的。“殊途”使“同归”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客观世界的逻辑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性使“同归”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说理者的高明处就在于他选择了一条引人入胜的“殊途”才到达目的地。这所谓“殊途”，就是新颖的素材，精当的比喻，独特的角度。要是我们每一次所走的通道都不同，各异其趣，谁还会厌倦于达到同一的终点呢？

《文学絮语》所要强调的，也大都是已由前人说过，或已为众人所通晓了的、并不深奥的文学道理和美学道理，但是由于作者所“导游”的是一条条趣味盎然的道路，曲径通幽，引人入胜，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清新的和美妙的。新颖的素

材，精当的比喻，独特的角度，使《文学絮语》的好些篇章显得言简意赅，妙趣横生。

就以《海涛》为例吧！这是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谈的是美与数量的关系。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一方一方砖头，独个儿看去，实在不怎么美，但当无数块砖石筑成了万里长城，那是多么伟丽；又比如：一个海浪，独个儿看去，也不见得美，但无数海浪结成了大海的波涛，你说多美。”

文章开头的这个道理十分显浅。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滩头阵地”罢了，作者在此取得立足点之后，立即向纵深发展，目的在于指出美并非是无限制、无条件的扩大与膨胀。他往下面说得多有意思啊！——“比方万里长城，它就有个条件：万里。如其无条件地增加至十万里、百万里、千万里……几乎世界上都塞满了长城，那就非但不美，甚至是个大灾难了。数字对于长城来说，小了不行，如一里、十里、百里、千里；太大了也不行。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这万里，才恰恰显示了长城的恢宏。”虽则仅仅是寥寥数语，但是关于美与数量的关系，都已说得一清二楚了，还何必再作赘言呢？

我与易征共事（有时毋宁说是共患难）凡二十六年，若要我用简单的几个字概括这位老朋友的生活特色，我会说：——“每多妙悟”。生活中的一些稍纵即逝的镜头，一经他捕捉，化为幽默的一语，令人忍俊不禁；或则引为透辟的一解，令人怡然而服。这一特色，也鲜明地体现于他的絮语百

篇中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使他悟出了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公路急转弯处竖着的一块禁止开快车的牌子，使他悟出了贵在含蓄和内在魅力的艺术道理；一篇来稿，一封来信，一则故事，一个镜头，以至汽车司机的几句谈吐，都能使他悟出一些发人深省的感想来。“每多妙悟”，是他时刻凝神观察、谛听和思考生活，并且善于从中梳理其规律性的结果。他的“妙悟”是来自生活而又归于生活的。他用生活现象引证了生活本质，并用以解释艺术，因此总是显得如此自然、生动而准确。

《文学絮语》中有一篇《清明鸟的流韵》说：应该“把人当人写，不要当神写”，因为只有人情才是真能动人的。我们需要的是“人情”而不是“神情”。对此我深为赞赏。生活在人间，却又偏要作神状，以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家伙，不是既可鄙复可笑吗？“人情”是可亲的，“神情”则是可憎的。人对于人固然如此；文章对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想，《文学絮语》之所以受到欢迎，与它那种谈吐随和、平易近人的风格大有关系。这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风格，它没有一分钟摆出过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的架势，象有的装腔作势、“神情”十足的评论文章那样。

在生活里，“每多妙悟”的易征，是一个充满人情味，随和、平易而富幽默感的人。他那有时因为分寸掌握不准而出了格的谐谑，每每使得他开罪于人而不自知，但是连一些因此而对他有微词的友人，也不会不承认这是个豁达大度的朋友。我觉得从他的这个集子上面，也不难看到他的这种性格

的折光。书名上说的是“絮语”，其实有许多都是使人有所憬悟的隽语，令人开怀的快语、妙语和笑语。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我还不曾见过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易征。他的文章也绝非一本正经、板着脸孔的经文。要不，我才不会从他的《文学絮语》那儿带出我自己的这许多絮语来呢！

一九八五年夏日

初版小序

我一直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正襟危坐谈话，板起脸孔作文，是最讨没趣的事情。那种活泼可亲，无拘无束，笑谈真理的议论；那种林中漫步，灯下谈心式的良朋话雨，倒是常常使人心向往之的。本来，文学艺术就应当是十分生动有趣的，如果我们议论文学艺术的文字，反而枯燥干涩，毫无文学艺术味道，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看法，所以在做编辑工作之余，有时就试着用这类笔调写下了一些小文章。时间一久，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竟得稿近百篇。弹指间，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文字在“四害”跋扈的岁月里，其遭遇是不必细说

的。因为我总觉得，既然谈的是文学艺术，就得有一点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不能抛开文学艺术的特点，去空谈政治，空谈思想；思想，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文学形式或艺术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那些文字，就不免侧重地谈了些文学艺术的技巧问题。谁知后来这正冒犯了“四人帮”一伙的天条！说我是“小邓拓”，是“三家村”的一员“村民”，是“浮上来”的“黑线人物”。当年负责“审查”我那些小文章的某公，曾经对人说：“讲老实话，我过去也曾喜欢看这类小文章，但是现在哩，要倒过来看。过去觉得它是正确的，现在应该把它看成错误的。”呜呼！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挥舞之下，我只有罢笔、写检查的份儿，发誓从此以后不再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更遑论指望这些小文章有翻身之日了！

然而，细细一想，比起文艺界许许多多冤案来，我算得什么？我的遭遇，算是轻松之极了！如今雨过天晴，往事如烟，不提也罢。

重要的是往前看，还得往前赶。

在参加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战役中，使我知道文学艺术领域内，拨乱反正的任务是何等艰巨而繁重！许许多多属于文学基本常识的东西，都被那些文痞们搅得颠三倒四，七歪八扭。我们七十年代末期出版的一些文艺报刊杂志，竟然不得不被迫发表一些早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就已经解决了的、有关文学艺术基本知识的文章；而当批驳了“三突出”、“多侧面”一类荒唐理论之后，不少青年作者竟然不知从何下笔。敌人就是如此这般打杀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

术事业和它的传统的。这不能不使我愤然重新拿起笔来，走进原来的战壕。这样，才使我又陆续在编辑工作之余，新写了一批短文，并萌动了编选、结集这本小书的念头。可以说，这本小书是我二十年来所写文学随笔的一个选本。

现在，党的工作中心已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这一通鼙鼓，擂得祖国大地人欢马嘶，山河生辉。我得珍惜余年，和同志们一道，迎着进军的鼓点，奋然前行！

作 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广州

BZ55108

目 录

“絮语”引来的絮语

——再版代序岑桑 1

初版小序 7

第一辑：别致的星星

唐冠螺的启迪 2

海涛 4

泰戈尔的妙喻 6

美的扭曲 8

关于幽默的通信 10

西沙故事的真趣 14

某编辑箴言 16

积和发 17

江河万古流 20

牛奶场偶感 22

别致的星星 24

“△”式作品联想 27

某君答记者问有感·····	81
尊作是否老妪都解? ·····	85
从周朴园的雅名说起·····	89
马灯的震惊及其它·····	42
不可“独沽一味”·····	45
吃草与挤奶之我观·····	48
论“大小秦牧”无罪有功·····	50
大众化和“小众化”·····	53
把文学评论写得“文学”点·····	56
作家和时代·····	60
想起了《萌芽》·····	64
文采谈片·····	67
从我的发表欲说开去·····	70
三人行·····	73
愧其少作与例外·····	76

第二辑：美的通行证

马克·吐温的本能·····	80
美的通行证·····	83
散文 A B C·····	86
雨韵·····	88
随笔三谏·····	90
随笔三戒·····	93

端木蕻良笔下的鱼	96
紫风的细腻一例	99
环境和行动	102
再谈环境和行动	107
人情味是个好东西	111
特区往事	118
风物巧写	116
清明鸟的流韵	118
看《秋色可餐》一文怎样写枫	121
〔附〕秋色可餐	124
标题贵新	128
再议标题贵新	130
细节的特色	132
令人心热的题目	135
街坊话的妙用	137
商标·沙袋与看头不知尾	139
语言的个性	142
茶杯里的风暴（三题）	145
《旅伴》编者小识	151
复蔡栋君	169
〔附〕蔡栋同志信	170
个性举例	171
寄某作者	173
不怕光	175

夜话小说	177
------------	-----

第三辑：真话·真情·真诗

老实的大佛诗	180
此方欠灵	182
海踮起了脚及其它	184
西沙秀句	186
不必定于一尊	188
石牌夜叙	190
关于《肉搏》的通信	192
——致蔡其矫兄	
〔附〕蔡其矫的复信	194
题词的个性	197
清明诗的启示	199
顾城的一首小诗	208
C君如是说	205
深刻解	207
诗人的前程观	208
短诗点评一捆	211
夏夜诗会	241
黄沙中的金色光点	244
纸短情长	246
创意	249

创辞	258
小节发微	257
《我依词》的联想	260
诗外功夫	264
织布·剃头	266
看看跑跑的学问	270
夸张·夸口及其它	273
龙王还是可以写	277
生活与诗	280
不可一作不真	283
诗与谜	286
写景诗小赞	288
少少许和多多许	292
唱本小语	294
两首小令之比较	297
择善而从	299
真话·真情·真诗	302
把酒论长江	307
客家情歌的艺术美	310

第四辑：可信与可爱

李劫人的艺术	318
可信与可爱	326